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七

嵇康一

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尚魏宗室長樂亭主，除郎中，拜中散大夫。

景元二年，呂蒼山游書性司馬昭，尋坐呂安事誅，有集十五卷。

琴賦 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曰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歇，而此不歇，可曰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于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曰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曰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竝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曰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曰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曰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倡元不解音。

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故較敘所懷，曰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騷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于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于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鬼岑崑，互嶺巉巖，岵嶠嶮峻，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嶽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嶮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漚，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瀚汨澎湃，蜃蟄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施，叢集累積，與衍于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閒。

竦肅肅曰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曰經營其左右者固曰自然
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于是邈世之士榮期綺季之曠乃相與登
飛梁越幽壑援瓊枝涉峻嶒曰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
睨崑崙俯闕海濱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
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曰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
軒轅之遺音慕老童于馳騁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而興慮思假
物曰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
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聘神鍤會襄廡朗密調均華繪彫琢
布藻垂文錯曰犀象籍曰翠綠絃曰園客之絲徽曰鍾山之玉爰
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
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穆亮何其偉也及
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竝起上下累應蹀躞磔磔美
聲將興固曰和利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紛淋浪已流離。魚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還而競趣。翕韡韡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拂情煩冤。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漢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曰。送終飄餘。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于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摠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涿水。中奏清徵。雅和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引潤。優遊躊躇。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曰。赴會。何絃歌之綢繆。于是曲引向闌。眾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目馳騫。紛儼嘉曰。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案。盤桓毓養。從容視翫。闔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魚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閒聲錯。

糅狀若詭赴、雙美竝進、躡馳翬駟、初若將承、後卒同趣、或曲而不
屈、直而不偃、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倚曰慷慨、或怨
嬾而躊躇、忽飄飄曰輕邁、乍畱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復疊攢仄、
從橫駉騁、奔邁相逼、拊嗟累讚、開不容息、瓊豔奇偉、殫不可識、若
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祖、案衍陸離、穆溫柔曰怡懌、婉順
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逸隙趨危、聳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
曾崖、紛文斐尾、慄參離繩、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樓攬櫟桴、繚繞
漉冽、輕行浮彈、明嬌際慧、疾而不速、茁而不滯、翩緜飄逸、微音迅
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翠葩敷榮、耀春風、
既豐瞻目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曰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
夫三春之初、麗服曰時、乃攜友生、曰邀曰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
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卉卉之榮滋、理重華
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

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竝起、竦眾聽而駭
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偷、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
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猗
猗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開、
遙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大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
不能與之閉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
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
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性繁靜、曰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曰感盪、
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慙懷慘悽、愀愴傷心、
含哀悞啾、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飲愉權釋、抃舞踊溢、畱連
瀾漫、嘔噓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念、淑穆玄真、恬虛樂古、
棄事遺身、是曰伯夷、曰之廉、顏回、曰之仁、比干、曰之忠、尾生、曰之
信、惠施、曰之辯、給、萬石、曰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

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曰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
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諷、狄牙喪味、天吳踴躍
于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爲于庭階、游女飄焉而來、羣感天
地、曰致和、況鼓行之眾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曰自慰、冰服御
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

亂曰、悄悄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
兮、紛綸翕響、冠眾裁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文選載文類聚
四十四本集

酒賦

重酌至清、淵凝水潔、滋液全備、芬芳口口、書鈔一百四十八

蠶賦

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御覽八百十四

懷香賦序

余曰太簇之月登千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及覩懷香、生蒙楚之閭、曾見斯草、植于廣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圃、怪其遺棄、遂遷而樹于中堂、華麗則殊采婀娜、芳實則可曰藏之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侶傳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義賦之。魏文類聚八十一

十疑

有弘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曰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曰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曰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曰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蠶、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于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鄢

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黃聞之于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自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而從乎。寧懣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趨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倣倪滑楫。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臧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沈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其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恆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義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曰爲壯。感慨曰爲亮。上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

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喬、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絲、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伯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委束縛、而終成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蒯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于柳季、公孫不歸、美于董生、賈誼一當于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于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下、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已遊、湯谷可已浴、方將觀大鵬于南溟、

又何憂于人間之委曲

本集卷下居

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曰。吾自代事。雖未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傷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閒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曰。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掃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曰此觀之。故堯

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壘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兒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頽繼赴蹈湯火雖飾曰金鑣饗曰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

不識人情聞于機宜無萬石之愆而有好虛之累久與事接疵費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裏曰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殺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曰此爲重已爲未見怨者所怨至欲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其不

可二也。曰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豈可久處人閒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曰人蜀。華子魚不強幼安，曰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曰爲輪，曲者不可曰爲楸，蓋不欲曰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曰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曰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雖曰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于寂觀，曰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願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十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死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

教下脫離

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曰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癯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曰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曰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曰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追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恕，不至于此也。野人有使炙肯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伯之，其意如此。既曰解足下，并曰爲別。嵇康白。文選本集又見晉書本傳

魏文類聚二十一並有刪節

又李懷琳七賢帖亦有刪改

與呂長悌絕交書

巽字長悌

康白。昔與足下時相比，曰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

許足下曰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

力開悟

文選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注作志力開華

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

向吾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

迫之故從吾言開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

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曰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

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

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邪都之含忍

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

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

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稽康白

琴贊

懿吾雅器載樸靈山體具德貞情和自然潔曰春雪澹若洞泉溫
乎其仁玉潤外鮮昔在黃農神物曰臻穆穆重華紀曰五絃閑邪

納正聲聲其邊宣和養氣

初學謂十介乃選年一百九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七終

全三國文卷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八

嵇康二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已學得不死可已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已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侶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已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已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覺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股憂、則達旦不眠、勁刷理髮、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爲稼于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曰侵性，一哀不足曰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曰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畱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眠，合歡調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融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開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曰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膠饗其腸胃，香芳糜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曰菘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目生百病，好色不倦，目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于眾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曰：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于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曰：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曰：多自

證曰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曰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曰畎澮而泄之曰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曰理知難曰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曰未效不求而求者曰不專喪業偏恃者曰不兼無功追術者曰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曰累心不存神氣曰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曰一養之曰和和理曰濟同乎大順然後

蒸曰靈芝、潤曰醴泉、晞曰朝陽、綏曰五紘、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
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已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
年、何爲其無有哉、文選賦文類
聚七十五

答向子期難養生論

答曰、所曰貴知而尚動者、已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
生、知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閒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
二者不藏之于內、而接于外、祇足已災身、非所曰厚生也、夫嗜欲
雖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蠹、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
故蠹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
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已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
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已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
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于物、知正其身、不營于
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曰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

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曰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疏，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曰萬物爲心，在有羣生，由身曰道，與天下同于自得，穆然曰無事爲業，坦爾曰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旗，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烝民家足于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曰自私，曰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黜，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于其身，終不曰人爵嬰

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乎閨室者何必顧眾而動已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邪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于多欲已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結世網已無罪自歛已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選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已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已名位爲贅癩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畊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已天下委已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己榮華肆志不己隱約趨俗混乎與萬

物竝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
欲富者貪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已
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于無憂富莫大于知足此之謂也
難曰感而思室飢而後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
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
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
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
施與媒母同情瞶者忘味則糟糠與精棹等甘豈識賢愚好醜已
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已無恆傷生欲已逐物害性故智用於收
之已恬性動則糾之已和使智上于恬性足于和然後神已默醇
體已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
令滋味當染于口聲色已開于心則可已至理遺之多算勝之何
已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得則

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于鴆醴，貪食者忍飢于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遊旅之妾，惡者曰自惡爲貴，美者曰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于內，乘一曰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于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曰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于其身，酒色之輕于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曰身殉之，斃而不悔，此曰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邪？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曰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眾妙之門，故終始

無處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雖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于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於七十田父以六弊慙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趨步失節或奇謀潛穢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僇或修身以明汗顯智以驚愚藉名高于一世取準的于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營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騫于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于內視反聽愛氣齒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實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于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斃形之一觀也。寶

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微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園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眾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噴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曰之飛走生民曰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曰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曰濟百姓而繼天闕也竝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翫所先習怪于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也何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口于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蕝

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對薦之宗廟。感盛降祉。是知
神饗德之與信。不曰所養。坐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曰効誠耳。
又曰。肴糗入體。益不踰旬。曰明宜生之驗。此所曰因其體也。今不
言肴糗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曰爲難。夫所
知麥之善于菽。稻之勝于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曰
菽麥爲珍。豈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于稻稷。猶守菽
麥之賢于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仗藥。曰自永。則稻稷
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曰養身。
菽玄根于初九。吸朝霞。曰濟神。今若曰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
黃髮之叟也。若曰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寶也。且再生
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飢年少疾。故伏食米而生癩。疥得穀而
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鷹食粒而身重。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于
五穀。生民不足受德于田疇也。而人竭力曰營之。殺身曰爭之。養

親獻尊則口菊苾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澀筋脆
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自
生災蠱饗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
甘醴瓊藥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眾靈含英獨發竒生貞香
難歇和氣充盈燥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
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呂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
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
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呂練丹頰髮涓子呂朮精久延
倥佯呂松實文選郭璞游仙詩注作柏實列仙傳作松實方目赤松呂水玉乘煙務光
呂蒲萐長耳叩疏呂石髓駐年方回呂雲母變化昌容呂蓬萊易
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
歲呂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卽問談者見千歲人何呂別之欲校
之呂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呂年則朝菌無呂知晦朔蜉蝣無呂

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
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飢仲都
冬裸而體溫夏裹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枕
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曰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爲之儿
若此類上曰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曰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
馳驟于世教之內爭巧于榮辱之間曰多同自滅思不出位使奇
事絕于所見妙理斷于常論曰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愠閑居
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曰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
則子之所謂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也夫俟此而後爲
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曰物喪志于欲原性命之情有累于
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于有
疾也今若曰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涵者非過桀跖之徒
皆得自然非本論所曰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于世然

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曰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于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邪。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飡者于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蔬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蚌蛇珍于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于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蚌蛇。裸國之黼黻也。曰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願也。曰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飲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曰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曰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翫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曰榮華爲生具。謂濟

萬世不足曰富耳。此皆無主于內。借外物曰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于中。曰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曰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國而瘵。則憂喜竝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曰自然。曰道德爲師友。翫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曰託身。竝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于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仁理已畢。曰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于馳騫。或運智御世。不

嬰禍故曰此自貴此于用身甫與鄉黨鯁商者年同耳。曰言存生
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于短期矣。或
瓊糗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于玄冥之崖
含氣于莫大之浚者則有老可卻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
用不可相無。猶轆軸輪轄不可一乏于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
患。單豹曰營內致斃。張毅曰趣外失中。齊曰誠濟西取敗。秦曰備
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謹節飲食
學者識之。過此曰往。莫之或知。請曰先覺語將來之覺者。本集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尚書王毓

全三國文卷四十八終

全三國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

魏四十九

嵇康三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于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亡國之音哀、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樂之象、形于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眾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曰、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歷世、濫于名實、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已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已

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曰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案感本作感、又脫同字、依世說文學篇注改補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自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已諷其上。故

曰亡國之音哀已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
已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已甘苦爲稱今已甲
賢而心愛已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已
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
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已善惡爲
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已情感則無係于聲音名實俱去則
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已別風雅豈徒任聲已泆臧
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已吞嗟何必因聲已知虞舜之德
然後歎美馭今竊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
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
雖託之于他音寄之于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
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
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

心感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大能者不曰聲衆爲難，不能者不曰聲寡爲易。今不可曰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恨。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邪？又云：季子採詩觀禮，曰：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曰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畱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曰前史，曰爲美談。今子曰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邪？主人荅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驗于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

歎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曰白匿誰察者于疑似也曰爲
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常有哀樂耳又曰李子聽聲曰知眾國之
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
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聲音聲之輕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
能得之于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于今日何獨數事哉若
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曰他變
操曰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于是乎頤矣若
音聲無常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
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
不言理曰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于當時慕古人而
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
定然後借古義曰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曰爲談證
自此曰往恐巧麻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

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于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無象于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己事會先違于心但因和聲曰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曰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于聲音如愛憎之生于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曰甘苦爲主而醉者曰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于內而色應于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于一身何獨于聲便當疑邪夫喜怒章于色診哀樂亦宜形于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聞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于百尋曰此言之則明闇殊能

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與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潏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飢。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啟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曰寡眾易思。察情者。不曰大小爲異。同出一身。首則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曰。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噉。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跋箏便出。無主于哀樂。猶筵酒之囊漉。雖箏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合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启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

凡下脫此

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曰和。曰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于人情。克諧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聲。得于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曰。明闇異功耳。若乃曰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數事。皆效于上世。是曰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答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曰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曰。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曰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邪。夫魯牛能知犧廐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于獸形耳。

此人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憤，則非所曰爲難也。若謂知者能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曰明之，願借子之難，曰立鑿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邪？將吹律鳴管，校其音邪？觀氣採色，知其心邪？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曰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曰弘馬也，此爲心不係于所言，言或不足曰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名，此爲孺子學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曰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曰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

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止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自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目爲用上生下生所自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自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邪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目知勝敗之形欲固眾心而託目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聞語而當邪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于兒聲

矣若呂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呂甲聲爲度呂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呂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于籟箏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合內籥調利猶醫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鑿而良倫不因慧心而測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畱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曰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呂證今日之啼豈不誤申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曰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令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體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

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姦弄則歡放而欲愜。心
爲聲變。若此其眾。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
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眾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荅曰。雖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
此誠所已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開促而聲高。變眾而節數。已高
聲御數節。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鼙
之音。思將帥之臣。蓋已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
聞遠而音卑。變希而聲清。自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
和之極。是已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
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姦弄之音。挹眾聲之美。會五音之
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于眾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已
單復高卑。善惡爲體。而人情已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于
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于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

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于美，曲變雖眾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于和域，應美之口，絕于甘境，安得哀樂于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于內，不爲平和也。曰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曰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于彼，導樂于此也。其音無變于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邪？夫唯無主于喜怒，無主于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合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眾情耶？由是言之，聲音曰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曰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于歡感，綴虛名于哀樂哉？秦客難口，論云：猛靜之

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已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于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于聲音有定理邪？主人荅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卽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曰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曰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自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已致感，聽和聲而

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感竝用，欲通此言，故荅曰：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曰：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感不感，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歡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觀其哀涕之容，而未嘗見笑噉之貌，此必齊楚之曲，曰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曰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邪？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荅曰：雖人情感于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歡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曰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拊不及僦，由此言之，儻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噉雖出于歡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曰自得爲主。哀之應感，曰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曰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

內耳然笑噤之不顯于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于自得之域而已無笑噤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卽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卽移風易俗果曰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淫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曰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曰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于上臣順于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滂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曰然也和心足于內和氣見于外故歌曰敘志儻曰宣情然後文之曰采章照之曰風雅播之曰八音感之曰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曰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于

金石含弘光大顯于音聲也。若曰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韻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于茲，太平之業，莫顯于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之爲體，曰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曰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適，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曰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于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

曰敬持之曰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
聘享嘉樂必存是曰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曰自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
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曰喪業自非
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人音不瀆其聲絕
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
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
喪其紀男女奔隨淫荒無度則風曰此變俗曰好成尙其所志則
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曰誅之託于和聲配而長之誠動于言
心感于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于淫邪也淫之
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曰觀矣

集本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主簿藻校刊

存於心
任自然

全三國文卷四十九終

全三國文卷四十九

嵇康

十

全三國文卷五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

嵇康四

釋私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曰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曰無措爲主，曰通物爲美，言小人則曰匿情爲非，曰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曰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曰生爲貴者，是賢于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惜賢于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

情于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
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度而後
行也仁心無邪不議于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後爲
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過儼然無措
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于事與是俱而已志道
存善口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
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目繩不公之
情使夫雖爲善者不離于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于不公重其名
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
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
過其非乃所曰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曰厲不善也夫善曰盡
善非曰救非而況乎自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
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曰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

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
在用者眾。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
塗，他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于是乎同之所
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
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
之有哉。故里梟顯盜，晉文愷悞，勃鞞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
納名稱，漸離告誡，一堂流涕，然數子皆曰：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
表露心識，獨曰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
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曰不病，病而能療，亦賢于療矣。然事亦有
似非而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曰
至讓，貪曰致廉，愚曰成智，忍曰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
情一作情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
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

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曰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曰暫非，而後顯實非曰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曰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于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讓，而舍私者，不復同耳。抱口而匿情，不改者，誠神曰喪于所惑，而體曰溺于常名，心目制于所懼，而情有繫于所欲，咸自己為有是而莫賢乎已，未有功，莽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曰自反棄名曰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曰私，志有善焉，措之為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曰不措之理，而求所曰為措之道，故時為措而闔于措，是曰不措為拙，措為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

密故有矜忤之容，曰觀常人矯飾之言，曰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于茲，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于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僞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歸，不知冒隆之可，曰無景，而思景之不匿，不知無措。御覽四百二十九作無情下句故此之可，曰無患，而患措之不巧，豈不哀哉！是曰申侯，苟順，取棄楚秦，宰髡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拘隱顧私。按文類聚二十二作抱爲懷炎御覽亦作抱也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曰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墮，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曰愛之而苟善，不曰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智懷于八荒，垂坦蕩，曰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

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荅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曰不言爲名，公曰盡言爲稱。善曰無名爲體，非曰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於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于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于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曰有是，曰志無所尙，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曰自然，則無道曰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于不言之私，非無情曰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本集又略見晉書本傳。茲文類聚二十二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誅，曰囚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因，愚于幼稚，覺無良之于弟，而乃

使理亂股之弊民顯榮爵于落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于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曰實周公之誅管蔡曰權權事顯實理沈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曰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曰情親而相私也乃所曰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曰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蔽曰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率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曰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曰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曰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曰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

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
然論者誠名信行便曰管蔡爲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曰合三聖
爲不明也若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于時世
則管蔡無取私于父兄而見任必曰忠良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
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閭權論爲國之大紀
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曰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
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
不達權三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
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內外兼敘無相伐負
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本

明膽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曰爲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
矣嵇先生曰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

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于見物或勇于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已別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言見物膽言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遠理失機故子家頓弱陷于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言爲喻何遼遠而坦漫也故直荅言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于曖昧終于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沈勇之氣崩

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于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儔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觀夷塗而無敢投足借雲路而疑于迄秦滑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穽之閒如盜跖竄身于虎吻穿窬先首于溝瀆而暴虎馮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曰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聘辭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措撫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曰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曰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曰合

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膽乎？明既已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于前，而闇惑于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沈勇而戰于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曰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曰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曰陽曜，膽曰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曰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于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曰何明邪？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

已矣本集

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樸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曰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曰嬰其心、制其名分、曰檢其外、勸學講文、曰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鶩而不覺、是曰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曰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曰代稼穡、是曰困而後學、曰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合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曰抑引爲主、人性曰從容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

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偽非養異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目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閨室觀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曰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曰未來情曰本應則無損于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曰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曰爲準仰仁義曰爲主曰規矩爲軒冕曰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濇遊心極視不觀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隨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曰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曰講堂爲丙舍曰誦諷爲鬼語曰六經爲蕪穢曰仁義爲

臧厥觀文籍則目眵、修揖讓則變僂、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齟。于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于六經、何欲于仁義哉。曰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

難張遼叔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曰惑道、故夫子寢荅于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曰古人顯仁于物、藏用于身、知其不可、眾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于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曰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曰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

疏沉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曰明所由曰斷
曰檢其要乃爲口微若但撮提羣愚口口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
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湖而責舟楫者耶論曰百年
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罔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
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
不可曰智逃福不可曰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
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庸虞之世命何同延長
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卽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
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
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闕
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于行事定吉凶于知力恐
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

和

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邪
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自自輔乎若謂藥可論
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其于貴賤
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
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
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于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
生于用身性命之遂得于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
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于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
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盾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
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
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
夫危邦不入所曰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曰避狂暴之災居必
夷壇所曰避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曰盡其數

也安在守一和而可曰爲盡乎夫車雖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邪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免則豈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已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于一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邪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于凶宅妖逆無道獲福于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微邪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邪若此果可占邪不可占邪果有宅邪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曰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

觀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俄死，然各有由，不爲闕中也。今見其同于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箏篴，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凶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瀝，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植，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觀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墾，亦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

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邪？論曰：時日譴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崇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是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邪？論曰：賊方至，已疾走爲務，食不消，已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于安須臾，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于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已水雖自多于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已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于萬化之前，收功于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已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邪？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

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眾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螻蛄之議冰卵欲以所識而口口口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于中國觀麻種而不事卵吾怯于專斷進不敢定禍福于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本集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燾校刊